



作品

我是一名色情守門員

得獎者 王思婷

王思婷，一九九四年生。台大外文系，曾獲台大文學獎。想像朋友寫作會。身為女性，生為色情守門員（就是那個長得像沾藍血衛生棉的傢伙）。在（其實也沒怎麼努力但相當疲累地）活下來之後長成了社畜的形狀。

得獎感言

即使在書寫的時候，腦裡的色情守門員還是拍著翅膀不斷對我咆哮，就差把槍掏出來要我不許動了。（此時此刻我想到的居然是「什麼槍」）幸好我終於不是個乖順的女孩。感謝評審願意肯定這部作品與這個主題。感謝許許多多讓我發現女性有無限形狀，也有無限枷鎖的人事物。咆哮聲還在，我還是要寫，寫到它明白它無法動搖我為止。

我是一名色情守門員

女人的雙腿是不能隨便打開的。

大人不會這樣告訴你，但是他們會說，用奇形怪狀的方式。「這動作不檢點」、「不好看」、「女孩子這樣不莊重」。無論妳穿不穿裙子，他們都預設妳開了腿是一片羞恥的色彩。我第一次確認那色彩是什麼模樣的時候，已經離十八歲有段距離了。我在腰以下蓋上薄棉被，靠著摸索前進了一段日子，這樣便看不見張開的腿。

我的前進來得極遲，無法像那些匿了名的不檢點不好看不莊重的女人們一樣，先是小時候的桌角或枕頭或蓬蓬頭的水，再是按摩棒假陰莖或拉珠。我的摸索只到布料為止，按壓著屬於自己的形狀，配著不莊重不好看不檢點的女人的影片，直到棉被下的雙腿隨著手指的節奏痙攣，體內的熱意湧遍全身，化為不能被聽到的高音逸散。我闔上腿。色情守門員那個笑得天真的傢伙會出現，告訴我女人的雙腿是不能隨便打開的。

要爲了某個值得的男人而開。色情守門員還在的時候，他擋住了找資料用的網站，卻擋不住天馬音樂網的色情小廣告，或是偽裝成電影的Foxy成人片，那些揉著乳房雙腿大開從黑霧中流出汁液的女人嚇著我，右上角的叉按得極快，怕被哪雙眼睛看見了，就不再清白。這是有罪的。男同學可以在

教室裡爲了胸部內褲與打手槍嘻笑，女同學要定定地看課本，坐成一尊高潔的花，不然就要紅著臉小粉拳毆打下去。

時代在變，擁有小粉拳的女同學只留在漫畫裡（或許她們從不曾存在），愈來愈多女同學可以更直白，做爲對無聊笑話的反擊或是不屑，不過，那些話的來由必須是自我保護、必須正義且高尚，除此之外的理由不會存在，女人的雙腿依舊不能隨便打開。

色情守門員從每一戶的電腦消失，色情守門員卻還在女人心裡。要在無痕的網頁上搜尋，看女人是如何做那些不可當面談的事，說那些不可當面談的話。AV的取得再無阻撓，女人爲女人設計的AV卻依舊只選擇長相清純的女演員，劇情最好是被迫或兩情相悅。知道怎麼打開雙腿撫慰自己的女人，該是受男人觀看的景色。

值得的男人不來，雙腿不開。初次進去的，絕不能是自己的手指或者棉條月亮杯，往後進去的最好也不要其他男人。色情守門員已被時代拋棄，女人心裡的色情守門員卻還是笑得天真。大人是不會告訴妳的，自己比誰都還能了解那些形狀，因爲妳的雙腿不能隨便打開。因爲其實妳並不屬於妳自己。



女／性

◎陳義芝

這題材挑戰性別對待，言人不敢言，刻意拈出「色情」一詞，不斷試探身體感官，賦予「色情守門」新的意涵，豐富了現代女性意識。

